





王盈穎

我做決定只需要說服自己就會去做，
勉強的決定永遠不會成功。
我滿常後悔，
但從來不會因為害怕後悔而不嘗試，
不是因為很有勇氣，
而是通常我單純的腦，
顧不到之後的後悔，
還有我有沉不住氣的性格。
總而言之，
我是個較虎頭蛇尾的人，開始對我而言，不會太難。



我/小 革 命

對我來說，這次的革命是實踐、跟人一起完成別人的夢想。中間發生一些插曲，使我第一次暫時把自己的事（也不完全是，畢竟這也是我的畢業製作）放在一邊，持續軟硬兼施半逼迫半鼓勵的當一個施予者。

「實踐簡單嗎？」這是我的感想，也是我一路上一直反覆問自己的問題。若實踐是簡單，為什麼出走這麼困難我們還坐在冷氣房裡高談闊論。困難？困難是因為別人對於成果的眼光或者自己的懶惰、害怕？到底有沒有具體的困難？

我想起去年夏天我想環島，環島實踐的簡單是我寫出計畫獲得一些資助，興沖沖地想快速出走。直到出發前一天意識自己要獨自一人出發，實踐變得好難好難。

對於這次的實踐，出發前潛意識不斷告訴我他是簡單的，買張車票、計畫一下、打包行李、幾天不洗澡、有同伴有攝影機就可以了，為什麼要想這麼多？直到抵達內本鹿踏上濕滑佈滿落葉的道路，才知道踏出每一步都不是想像中的輕易。

從這次的革命，我練就看到最壞結果後再往前開頭，會找到不顧一切往前的動能。若最壞的是永遠停留在想像裡，沒有任何回憶，何不從最基本的開始著手，即使半途而廢，至少也已經走到了一半。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 4/ 5



一切進行的太快而讓我有些麻木，前些日子的轉變都只是數字上的，人數的、時間的、金錢的。直到前一晚我才慢慢由背包重量的改變感覺到我身處的環境以及身分還有心態的變化。今天到了村子裡，就像重回服務隊部落的感覺。想起最初能夠驅使我去做點什麼有關於這件事的動力來自於蔡耀祖的文化。

但文化這東西說來抽象，身處其中只能感受到淡淡的、微微的似乎可以用氣味來形容的氛圍。然而在那之前，文化或者內本鹿的歷史對我來說，都是濃烈而神祕的。

下午走在部落裡，老一輩靦腆地跟我們介紹手裡的編織物是布農傳統的織法，穿梭在線與線間的是山羊角。忽然感覺我們好像有點太專注於完成整件旅程，搞的自己有點太過於疲憊與害怕，而忘了感受現在所處的屬於部落的一切，以及最初吸引我關於文化的那塊。

聽完嚮導說明後，仍然摸不著邊際，就像我們一直深刻的懷疑所買的食物及嚮導費不透明化一樣難以猜測，到底其中發生什麼？無人知曉。未知使人有點焦慮煩躁，我感受到每一個人都像扣環一樣一個扣一個，隨著上山時間逼近，每個人都越來越互相依賴，每個人也努力撐著對方。今天在採買東西時，自己像是要對文明科技先進的生活道別，連多帶一條絲瓜都像是快被水淹死的人還緊抓著黃金不放的那樣罪惡。我們離山好遠，遠到我都陌生自卑了。不過我想今晚我還是可以睡的很沉，或許因為對於旅途困難度的難以預知所導致暫時性的心安，希望不會是暴風前的寧靜。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4/ 6



坐在火堆前，手提著濕透的外衣、褲子眼前是濕了又乾了的襪子，耳邊響起阿美族的大哥曾經說：「人總是會親近火堆的，從我們的祖先開始我們就是熟悉火、溫暖跟光的。」好像暫時性的停下來，獲得短暫的安全感。不間斷兇猛的溪水聲卻牽動心裡某條不安的神經。發腫的腳趾告訴我實踐不是這麼簡單、路途也是。

我的感想是：超乎想像，我是肉腳。

走過一整天的峭壁，越過湍急的溪水，一步趕著一步，步步恐懼卻不能停下來，像強迫症似的隨著前方腳步不斷躍出雙腳。我始終走在第一個，不是衝鋒陷陣而是我的腳步最不穩。嚮導說永遠要想到下三步在這裡，然後踏步快速通過。越害怕越猶豫的腳步容易滑倒。平常的我喜歡下坡，但我此刻真是恨死下坡，踩出每一步好像都對我的生命有威脅，每一步都是賭注。有人撞到石頭單腳在懸崖邊晃，我滑倒千萬遍，有人被湍急的河水衝離登山繩……無奈時時的攻擊質問自己到底為何在這裡、走這種路、幹嘛下雨，怨天尤人的專長發揮到極點。每個人有自己的弱點，因為天生條件不一，也可能是後天的訓練所然，只是，每個人都更依賴彼此也更撐住彼此。

終究是有點可惜沒有辦法繼續往山上走到達目的地，腿酸屁股麻鼻孔裡的結晶物體已然成山，和著冷空氣與鼻水汗水一起，但如果再撐一下可以到達日本小學也願意。但每個人有不同的顧慮與極限，山上的大家是一體的，學習體諒或許也是老天要我修煉一下的。人在廣大山林中像巨大房子裡的螞蟻，順應環境試著活下去的感覺從來沒有如此強烈過。我發現我們沒有什麼好克服好對抗的，雖然聽起來是有點老套又俗氣的，順應是唯一的選擇，或許換個角度我就像是跨過無數家具，暫時棲息在餐桌上搬運糖粒的螞蟻。望著營地的右上側山壁搖搖欲墜的石塊，以及左側不遠處的急流，這一夜我睡睡醒醒，雨每開始下大我心中便暗自祈禱，希望別山洪爆發，我尊重你我尊重你我尊重你……。

路途中我還是一直注意自己的狀態，鮮少有機會去注意蔡耀祖或他的同伴。就像是一直注意著眼前可能會讓我跌倒的落葉，即使匆匆一瞥美麗的山景後也迅速將頭低下，無心欣賞。或許等我功力夠了，就可以坦然的走一邊駐足美景，但我不確認我會不會及有沒有勇氣再走一遍，或許現在連說服自己真的在山上而明天還有一天行程都有些困難。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4 / 7



全身酸痛到無法起床揭開一天的序幕。

睜開眼，好久沒有因為看到早晨的太陽而如此喜悅。眼前的山谷，伴著濃濃的白霧，是碩大的美。想起兒時父母親常帶我們去山野間的小木屋渡假，如今也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雨停了但一夜大雨讓水更急，最終我們不打算到日本學校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夾雜著一點失望、罪惡以及一點點欣喜的心情，矛盾的很。欣喜的是知道我們接下來的路途是平安的，我實在不敢保證這雙站著都有點發抖的腿可以繼續幾哩路。背上背包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背包沉甸甸的份量，比起昨天肩夾骨已隱隱作痛。

人的極限真的是不知道該如何衡量，原以為平時偶爾運動的我自認為還夠強壯以及耐操，沒想到一天的旅程我已經老態畢現。但心中仍是有失落的，一直期待原本要走到的地方該會有日本小孩的靈以及詭譎神聖的氣氛，現在只能在腦中想像，而不能走到終點的我們，這趟尋根之旅還算完整嗎？

尋著來時的路回去，時間變得很漫長感覺一直在等待。我只是一直想著爬山的秘訣是感受腳下的土以及自己的步伐，看好下三步後踏步快速通過。這秘訣耐人尋味，遵循著，我已經慢慢可以跟得上大家的節奏。從尋根的目標變成體驗獵人生活，落差感好大，自認為旁觀者的我都有明顯的感受，不知道蔡耀祖此時的心情如何。昨天晚上他說他是山裡的孩子，平常也有爬山的機會所以比較熟悉山裡的狀況，但大家一起出來是要互相照應，他必須隨時配合以及注意身邊夥伴的狀況。腦裡出現入山前我們在山口升起煙，他用族語跟祖靈對話，當時的我被一陣很大的感動襲擊。

改變路線，我想換做我是他，應該也是一種無奈的心情吧，靠著我的能力應該也有辦法到達原本的目標，但礙於現實安全不得不改變，只好安慰自己下次再來，但心知肚明這樣的機會不知道還會不會有。角色換回我，前天發生的小插曲，似乎讓我更能了解他此刻的感受（但也是我自己揣測的）。

嚮導小助理說自覺比自治更為重要，其實很多原住民對於自己的文化以及身分還是抱有極大的認同以及使命，但可能現實生活的限制太多暫時的會將這些東西拋諸腦後。

老實說這一天因為失落以及等待太多又不能參與打獵，其實我沒有太多的想法。明天就是要下山的日子了，這一天有點不甘心又有點空虛，夜晚的山羌肉印象蓋過了這一整天。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蜜蜂嗡嗡的在耳邊晃來晃去，
眼睛睜開看見樹影才又意識到自己身在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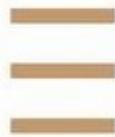
醒來看見地上的一灘血心還震了一下，
這是我昨天吃的那麼爽的山羌肉……。

回程的路走的特別快，懸崖路走的也特別順利一下就到山口了。

中間我一直嘗試著再記下些什麼來說服自己滿充實的，但其實隨著疼痛漸漸退去的身軀提醒我一種莫名的空虛。回到登山口手機漸漸恢復訊號，吃到白米飯與山豬肉，喉嚨微微的痛，頭也開始脹痛，好像意志力以及腎上線素瞬間消失無蹤。我們在山上喝了太多太多酒，讓我看到酒就反胃，頭暈腦脹。回程教堂的路，雨仍微微的下著，但我已經無心再捕捉以及觀察一些什麼了，只是一直睡。我的身體像是在抗議前幾天的過度用力，呈現一種昏迷無感的狀態。晚上與蔡耀祖爸媽聊天中感覺到蔡耀祖受叔叔的影響很深，對於自己的文化以及尋根的事很少跟爸媽提到。但還是可以感覺到蔡爸爸跟媽媽對他所做的事情默默的支持，言談中似乎也帶著對他的驕傲。蔡爸送兒子坐夜車回學校，這時候的蔡耀祖變得好小，跟山上獨當一面的樣子不同。

回台北的夜車上，意志力完全不敵睡意，我睡死在車上。這幾天的經過需要一些時間消化，只是觀察身邊的嘴砲夥伴們大家都平安完成三天兩夜的旅程，驚險的場景又一幕幕在眼前打轉，無論是跌在懸崖邊或度過強勁的水流，每個人的表情都是堅定而冷靜的，好像真的沒有絕對的弱與強，一切都是意志罷了，此刻的我居然被身邊的他們所觸動。

雖然旅程的最後沒有到達目的地，心中一直有一股不安定。我想這是實踐的好處吧，至少那微微的遺憾總有天會化做一股驅使的力量，某天終將會完成旅程。



革 是 什 命 麼

?

—

實踐

是一個機會
一個創造記憶的機會，

但在實踐之前我需要找到足夠的理由說服自己去完成。

實踐是偏離生活正軌，讓生活微微轉一個彎。



